



承孝相建筑师在朝外soho的履露斋办公室（摄影：朱晓琳）

承孝相（Seung Hchloh Sang）

毕业于首尔大学，硕士学位，是引领韩国建筑界新风气的“4·3集团”的核心成员。

1974年至1989年 师从金寿根建筑师；

1981年至1982年 在维也纳Marchart Moebius Partner 事务所工作；

1989年 开设了自己的建筑事务所履露斋¹；

2002年 被美国建筑师协会授予名誉会员的荣誉；

2002年 被韩国国立现代美术馆评为“今年的艺术家”，成为首次获此殊荣的建筑师；

2007年 因对韩国现代艺术的卓越贡献而荣获“天堂奖”及韩国艺术文化奖；

2008年 担任第11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组委会委员及韩国馆总指导。

主要著作

《贫者美学》（1996年），《智慧的城市/智慧的建筑》（1999年），《建构空》（2005年），《建筑，思维的符号》（2005年）

“对我有影响的是我要做的项目的土地，教我的是我曾经设计并且已经完工的建筑。”

——承孝相

地文

——访韩国建筑大师承孝相

Landscript: Interview with Korea Master Architect Seung Hchloh Sang

采访 朱晓琳

翻译 韩桂花 履露斋事务所

基于对主导20世纪的西方文明的批判，韩国建筑师承孝相以“贫者美学”为建筑哲学的根底，开展着实践活动，隐含了对建筑本体问题的一系列反思。1996年，承孝相关于建筑理念的第一本作品《贫者美学》对城市中的建筑和建筑构成的城市及其功能性、舒适性、目的性和影响力进行探讨，在书中他阐述道：“建筑的好与坏不在于它的华丽或是俭朴，倒是华丽建筑中的生活十之八九会失去生活的真实而变得虚假，而俭朴的建筑中容易滋生出正直而真实的心性。虽然建筑的效果并不是直接的，我们对它的感受也是相对滞后的，但建筑确实在改变我们的生活，并且对我们的人格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所以建筑对我们实在是太重要了。”因而，他的建筑往往以一种质朴、谦虚的姿态出现，而在这一理念之下，其作品守拙堂（Sujoldang，1992 – 1993）被选为20世纪韩国最伟大的十大建筑作品之一，守白堂（Subaekdan，1998）、惠康城（Welcomm City，1999）亦曾获多项大奖。

除了对建筑本质的思考，承孝相对于建筑材料也十分感兴趣，并付诸实践，创新性地发展了锈钢板和清水混凝土等材料，由于价格适中又具有非同一般的质感和肌理，因而受到众多韩国本土建筑师的追捧和青睐。更重要的是，承孝相对于材料的关注，也启发着建筑师去发现、发展和运用新的材料，赋予建筑独具一格的外部形态和不同的心理感受。

2000年，承孝相建筑师开始了在中国的建筑设计实践。在此期间，他目睹了中国城市特别是北京的巨大变化。承孝相在北京的项目，例如长城脚下的公社会所、北京朝外Soho、前门地区保护整治项目等，包含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生活的理解，以及对建筑与城市的关注。在访谈中，承孝相建筑师表达了他对于东方文化的尊重和继承，以及他从土地和城市的视角看待并设计建筑的思想。



守白堂



惠康城

贫者美学与“空”

建筑技艺（以下简称AT）：在中国，您的第一件作品是“长城脚下的公社”的会所设计，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建筑的外表皮——锈钢板。您设计的很多建筑中都使用了锈钢板，而锈钢板这种材料在建筑中的使用并不多见，您使用这种材料想向人们传达什么样的设计理念？

承孝相：在韩国，我是第一个将锈钢板应用于建筑外表皮的建筑师。起初，我也并不知道锈钢板的特性，后来才了解到这种材质具有自身的物性，即它的材料性非常独特——锈钢板发生腐蚀生成锈，但5年之后它便不会再受到锈蚀，并且这种锈会成为内层金属的保护层，在这一过程中，颜色也会从起初的黑色渐变成红色，最后变为暗红色。这一渐变的过程就像承载了时间的渐变那样变化着，也可以说是一种活生生的材料。

AT：锈钢板作为一种金属板应用于建筑外表皮，在工艺上是否有特殊之处？

承孝相：这种钢板不是一般的金属板，是钢、锌等成分合成的一种合金材料，经常用于桥梁工程中。由于桥梁建筑与水密不可分，难免会受到水的锈蚀，往往会在其表面涂敷一层漆作为保护膜起到防腐的作用，但是这种做法一方面会增加成本，另一方面也会污染水质。基于以上两点，我创新发展了这种材料，也就是现在的锈钢板。

AT：您所使用的锈钢板是没有使用保护漆的，所以建筑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变化。那么，对于这种材料的耐久性，您是否做过实验或者研究？锈钢板在韩国的使用状况如何？

承孝相：是的，漆是绝对不能用的，它会造成污染，而是让钢板呈现出自身的特性。从耐久性上来讲，这是一种很长久的材料，经过5年钢板外层的锈就成为一种保护层，使内部的金属不被侵蚀，而且这种保护是一种永久性的保护，这种材料价位也非常低。在我使用过这种材料之后，韩国的很多建筑上都运用了锈钢板。但是，我到后来就很少使用这种材料了，而是对其他一些材料比较感兴趣。



长城脚下的公社-会所

AT：您对于材料本身十分关注，这也启发建筑师要真正了解材料的特性，从而正确地使用它并进行创新。除了锈钢板，在会所当中您对于“空”的塑造也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这让我想起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留白”和“藏境”，这是否是您特意用现代建筑的空间设计手法来诠释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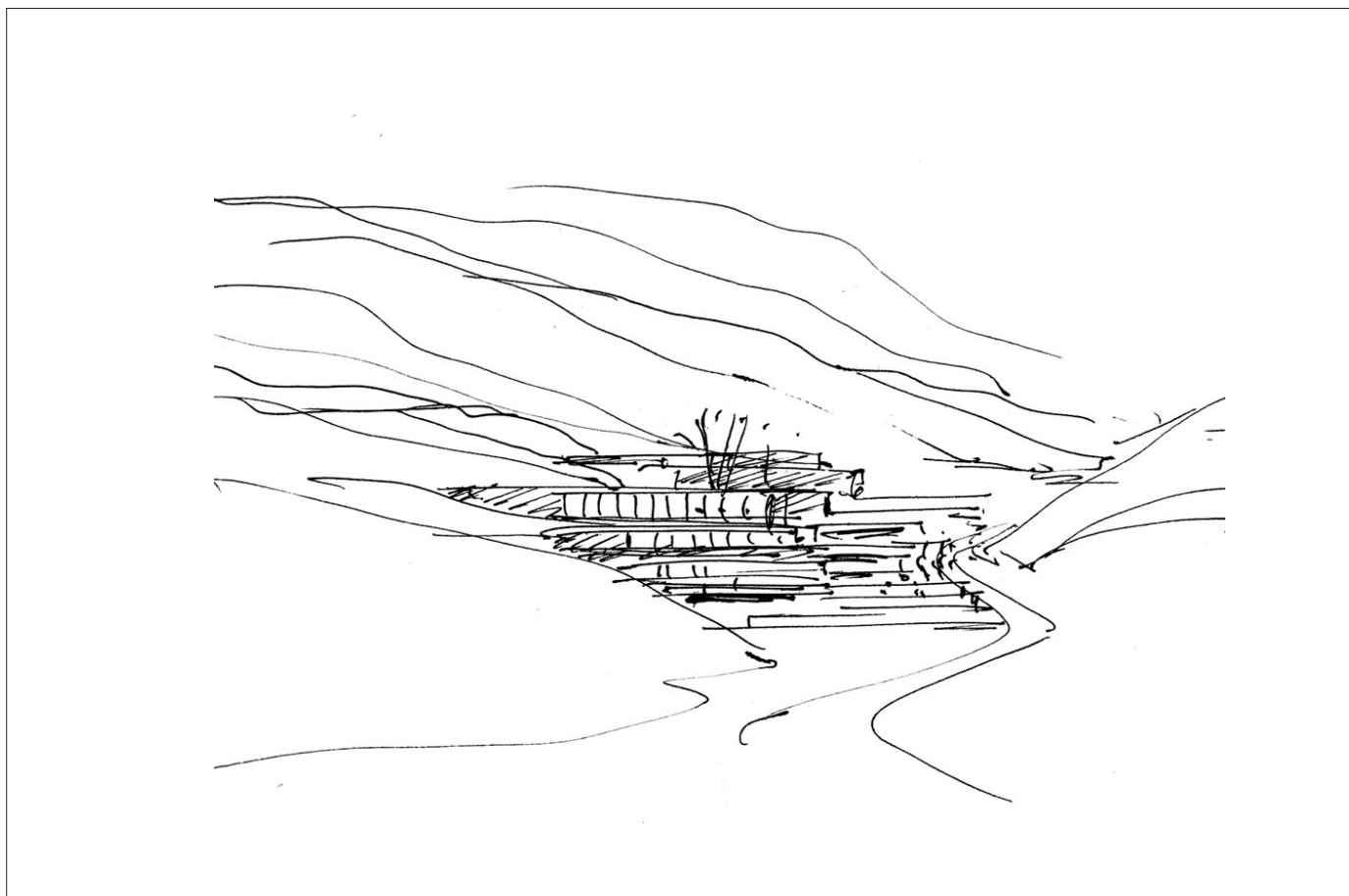
承孝相：东方建筑往往以与自然的对话为原则，强调与自然发生关系，我十分认同这一观点，并且在设计中有意地传承这一理念，而西方建筑则表现出支配自然的强烈欲望，总是将建筑挤占得满满的，这不是我想要的。会所建筑的南、北方向各有一座山，它正处于两山之间，我想用“空”来表达这两座山之间的关系，如果将建筑设计成坚实的体块是与自然不协调的。

AT：这种手法下，山与山在对话，山与建筑也在对话。

承孝相：是的。会所主要分为五个体量，它们像是从北侧的山体上延伸下来的感觉，建筑与环境很好地融合在了一起。

AT：会所建筑的外部非常朴素，但是内部却稍显豪华，特别是男女洗手间的设计给人富丽堂皇的感觉，能解释一下原因吗？

承孝相：室内并不是由我来设计的，本身我是希望内部呈现出朴素、简朴的感觉，最后却很华丽，这也是这座建筑的遗憾之处。



长城脚下的公社-会所

AT：刚才谈到建筑材料的运用，清水混凝土也是您经常使用的建筑材料之一，这种材料传达给人们一种原始、质朴和安宁的感觉。但是在中国仅是一种建筑装饰板，造价相对比较高，并多用于室内装饰，能否介绍一下这种材料在韩国的应用状况？价格如何？

承孝相：清水混凝土可以说也是我首先在韩国使用的，现在在韩国的应用已经很普遍了。它的工艺在韩国比较成熟，室内外都在使用。日本式的清水混凝土，它的造价还是很高的。但是，我并不是很喜欢表面特别干净、纯洁无暇的清水混凝土，我喜欢表面相对粗糙的，这种清水混凝土的价格不高。我认为，如果表面太干净就会太人工化，其实清水混凝土是工人用心打造的一种工艺，我倒是希望表现工人在这种材料中倾注的心意，来体现这一材料的原真性和朴实性。

AT：不管是清水混凝土还是锈钢板，您都考虑了它的价格，那么对于建筑成本和造价的控制是不是也属于您一直所提倡的“贫者美学”的一部分？

承孝相：是的。我并不认为使用材料是建筑的目的，而是一种手段。建筑的本质目的在于生活在建筑当中的人们的一种生活体系，人们的状态是最重要的。



东光教堂

宗教文化

AT：您设计过很多的教堂，从早期在“空间”事务所设计的马山教堂，到后来1994年建于唐津郡的 Tolmaru Catholic教堂等等，而且我也了解到您的童年经历与教堂有着很深的渊源。能否介绍一下近期完成的九德教堂的设计？

承孝相：九德教堂其实是我父亲创立的教堂，我是在教堂里成长起来的，所以我对教堂的回忆是很多的。如今，由我自己来做设计是一件非常兴奋的事情。小的时候，我在教堂的院子里玩耍，我们把院子称之为“马当”，对于院子的回忆和对于周边景色的回忆都在这里。我一直在想，教堂建筑到底是什么样的建筑？很多人认为教堂内部的空间非常重要，但是在我看来，进入教堂的过程才是最重要的，因此我想把这一空间变得更加建筑化。

AT：中国的传统建筑，比如说故宫是宗法血缘和等级制度下的建筑，塑造的是官员或者子民朝圣的一种过程，一种庄严和权威。那么您所讲的对于这一过程的塑造是不是与中国的传统建筑有着相似之处？您做过这么多教堂，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对于教堂外部形态和空间的处理是否有变化？

承孝相：是的，我认为我的建筑是东方的建筑。我做过的教堂建筑没有太大的变化，唯一变化的是我对于形态的认识，可能以前较为关注建筑的外部形态，而现在我觉得外部形态并不重要。空间本身以及围绕这个空间所形成的形态才是最重要的。



东光教堂

AT：九德教堂在外部看来，我感觉它并不像一座教堂，这是不是您刚才所说的这种变化的体现？

承孝相：基督教的神并不只是存在于教堂里，教堂并不是为神而建的建筑，而是为了在那里聚集的人所建的建筑。如果神只存在于教堂的话，那就不是神了，因此我更关注的是那些人怎样在教堂里聚集起来，这也是我对教堂建筑理解的一种变化。

AT：通过一些资料我了解到韩国当前的大型教堂和人们观念中西方的教堂相去甚远，除了礼拜堂外，还包括了很多社会活动设施，甚至把生活当中的一些设施搬进教堂。能否具体谈一谈您对此类教堂的看法？

承孝相：我曾经也设计过综合性的教堂，例如鞍山东山教堂，规模非常大，有两个篮球场，所以它的名字是东山教堂鞍山综合文化中心，主要面向这一地区的人们。为了让他们易于接近，教堂提供了很多的设施，人们可以在这里进行社会活动。除此之外，还有宣传教会的场所。不管有没有这一宣教的功能，我认为教堂为人们服务是至关重要的。

AT：我想这也体现了基督教教义中“与人分享”的观念。刚才也谈到西方的教堂更加注重内部空间的塑造，空间更加纯粹，功能也更为单一，您如何看待东西方两种不同的宗教文化？

承孝相：西方的教堂是以有宗教权力的人为中心发展而来的，比如罗马的圣坛，在最中间的位置上是教皇而不是神，教堂不是为了人而服务的，而是为了教皇而服务的，我想这与西方人的宇宙观和世界观有关系。东方是完全不同的，例如佛教的寺庙里供奉的是佛，而不是寺庙的主持，这也是东方文化的一种体现。



中谷洞教堂

建筑、生活、城市

AT：谈到东西方文化的不同，让我想起了美国著名建筑史家及评论家肯尼斯·弗兰姆普敦倡导的“建构文化”，他把对建筑的研究置于“构筑方式”的认识基础之上，强调建筑的建构过程。您如何看待他对于建筑的理解？您的建造逻辑是怎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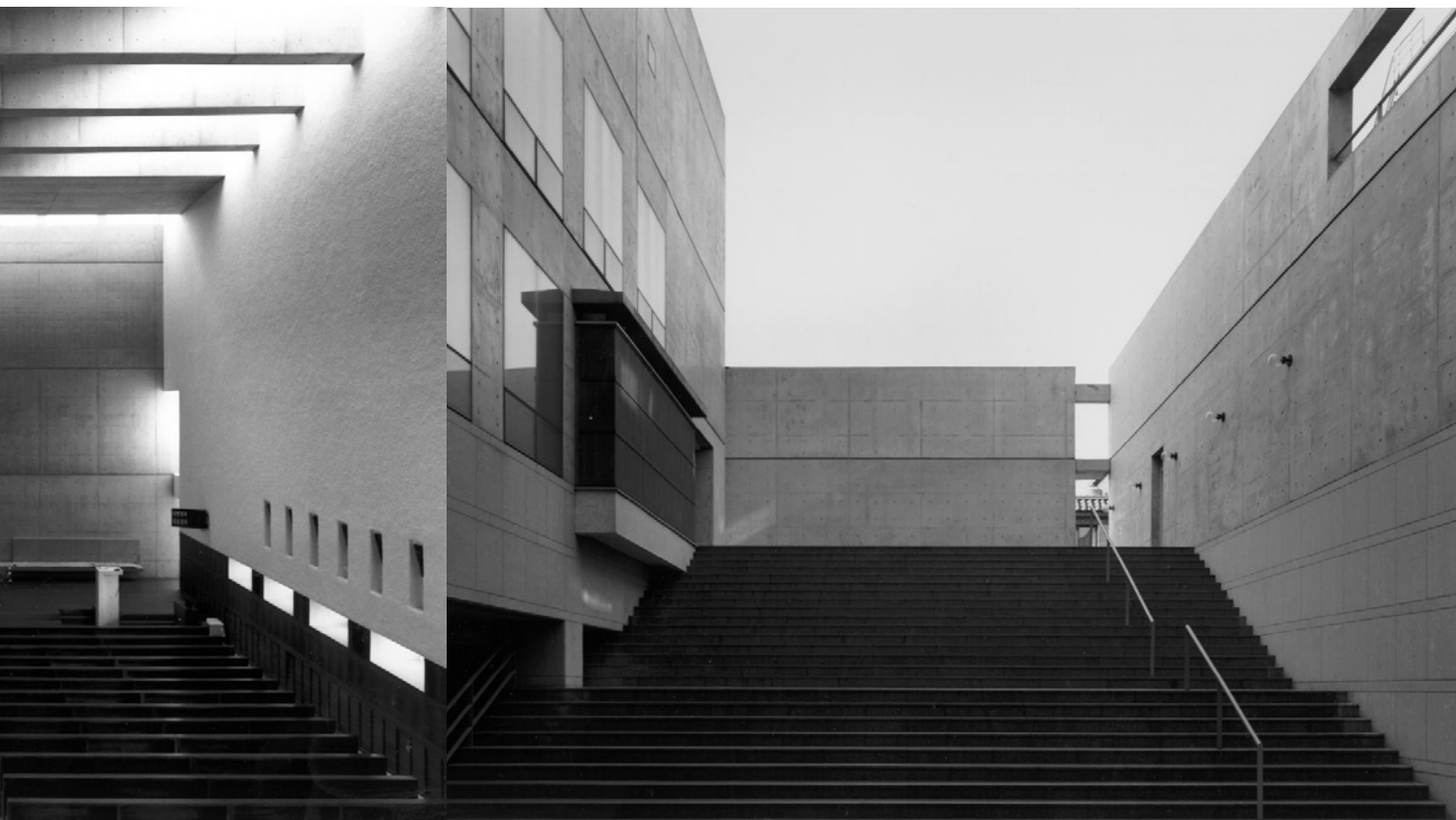
承孝相：肯尼斯是非常有意思的哲学家，他看待建筑带有社会性的眼光，他认为建筑是社会的一种产物，我非常认同他的观点，但我更加关注的是人们生活的体系和过程。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我认为中国当中的“营造”比之“建筑”更加适合。

AT：建筑不仅仅与人发生直接的关系，还与场地和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您的一些项目，例如 Welcomm City、锁具博物馆都大面积使用了锈钢板，一下子抓住人们的心，建筑从而具有强烈的存在意识。您怎么看待建筑与环境的关系？

承孝相：我认为建筑本身并不重要，但是它在城市中的角色更加重要。比如 Welcomm City，不能仅仅把它看成建筑单体，它更像城市中的一个装置，因为它是作为前后村落的连接点而存在的。

AT：在朝外Soho这个项目上，您是如何考虑它与周边环境的关系的？

承孝相：朝外Soho的西北侧是蓝岛商业区，东侧有CBD区域的绿化地带，我想把这两个区域连接起来，因此我在建筑所围合的空间中设计了“BAZZAR”来连接二者，然后以“BAZZAR”为中心引入北京胡同，这些不同尺度的街道共同构成了一种街巷空间，我将其称之为“小北京”，是一种城市性的建筑。



AT：在城市性的大环境下，朝外Soho想传达一种什么样的工作和生活状态？

承孝相：在设计之初，甲方其实要求朝外Soho能够容纳商业和多种形式的办公空间，其中商业的形态包括小摊位、品牌店、大型的百货商场，办公是可以容纳多种行为的不同的空间形态。这些空间互相交织在一起就形成了现在的建筑，可以将其看作为一个城市的缩影。

AT：这种建筑综合体因其体量巨大，对城市空间和景观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您如何看待大型的建筑综合体对城市空间的影响？在朝外Soho的外部形态设计上您是如何考虑的？

承孝相：首先，需要考虑综合体建筑与周边环境的关系；其次，要再现这一片土地的历史和留下的记忆。在形态上，这些建筑往往都希望自己成为标志性的建筑，但是这样一来，城市会呈现非常混乱的状态。我认为形态并不是我建筑的目的，反而通过我的建筑使其他的建筑更加显眼，才是我建筑的目的。

AT：作为投资方来讲，可能他们难以接受这样的建筑。

承孝相：我并不认为建筑是属于个人所有的，开发商只是出钱有了使用权而已，它是属于市民的，属于社会的，这是建筑应当具有的伦理，建筑的公共性价值是至关重要的。

AT：可是大多数的开发商都希望他们投资的建筑能够脱颖而出，建筑师往往也会屈从于这一支配的思想之下而忽视了城市，带来了城市空间的无序和混乱。

承孝相：建筑师不应仅仅服务于开发商，而应服务于社会，如果建筑师不能坚持建筑的基本伦理或者无视建筑的本质，那么就成为了仕女和奴隶。其实，服务于社会的观点对于开发商也是很有利的观点，体现了他们对于城市环境的关注和服务社会、回报社会的理念。



前门地区保护政治项目

AT：是的，我也认同您的这一观点。相信您也看到，北京近些年来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许多造型奇特的建筑，比如说国家大剧院、鸟巢、CCTV大厦，作为一名建筑师，您对北京城市的规划和建设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建议？

承孝相：北京作为亚洲的最中心所在，城市发展速度和开发力度非常之大，在这一过程中还是有很多问题的，我觉得最遗憾的是国家大剧院，因为其所在场地上有很多四合院，在一夜之间都被拆掉了，曾经有过的那么多的记忆和痕迹都在一夜之间消失了。当然，北京是国际性大都市，需要像国家大剧院这样的建筑，如果能够体现场地的记忆来设计建筑那该多好！保留曾经有过的回忆是非常重要的！

AT：您的这一理念在前门地区的保护项目上也有所体现，能否介绍一下这个项目的具体情况？

承孝相：前门这个项目我只做了总体规划，具体的建筑设计工作还没有开始。在设计之初，我去了项目的场地，其景象令我大吃一惊！我在里面走了一整天，就好像到了建筑的空间宝藏一样，并不是因为它是中国的传统建筑，而是在这一平民建筑的空间中，所有的智慧都集中在一起展现在我的面前，我非常兴奋，如果可能的话，我很想把原有的建筑保留下来。

AT：在不破坏该街区原有城市肌理的情况下，这个项目的建筑性质从居住置换到商业，以四合院的建筑形式来承载商业的功能，应该有一定的难度吧？

承孝相：是的，因为有了功能的改变，有些地方需要拆掉，但是我想尽可能多地保留这些建筑。我认为建筑的功能并不重要，比如说一座教堂后来可能会改造为夜总会，最重要的是土地的条件，根据土地的记忆建造建筑，那么重新在这里开始的人生和生活就会获得依据。前门的项目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下文，我真的很希望能够参加后续的工作，哪怕是场地中的一小块地！如果由我来做设计，我会把我爱北京的心意一五一十地表现在设计当中！

AT：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像您这样热爱北京，尊重社会的建筑师在中国做建筑。从前门的设计资料当中，我发现这一区域的面积很大，而且都是1—2层或者2—3层的建筑，体量相似，彼此之间又互相穿插，您如何实现路线清晰及单体建筑的识别性？

承孝相：甲方也提出建筑识别性的要求，由于里面的商铺都是较为分散的，还包括酒店的功能，我在处理一个院落空间时，旨在实现处于院落中间就可以看到所有商铺的效果。建筑群落当中，动线的设计至关重要，它就像水流一样，虽然看起来像一个迷宫，但是却是很明确和清晰的。

AT：那么您就是在流动性和定位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可以这样理解吗？

承孝相：是的，因为大部分地块当中都拥有一个自身的院落，只要你能找到这个院子，你就能找到相应的商铺和方向，而且这些院子的形态都是不同的，只要你进到一个院落，就会知道自己在哪里。



前门地区保护政治项目

艺术型与智慧型建筑师

AT：随着计算机和施工技术的发展，很多非线性建筑陆续拔地而起，其建筑形象让人耳目一新，并涌现出许多青年建筑师的学习和模仿的热潮，如时下火热的“扎哈现象”，您如何看待这种建筑现象？

承孝相：我认为他们的建筑是一件很完美的艺术品，是美术性的建筑。当然，也有像我这样以社会反映为主的建筑。因此，我把建筑师分为两种：艺术型的建筑师和智慧型的建筑师，我把自己划分为后者。

AT：但是，不可否认，社会的发展是多元的。您曾经说过“使用适合于时代的办法、材料和方式建设的建筑，才是正确的建筑”，那么在这种多元形式之下，您的“贫者美学”的建筑观是否会有新的演绎？

承孝相：我想我不会受到艺术型的建筑师的影响，我想我是一个智慧型的建筑师，对我有影响的是我要做的项目的土地，教我的是我曾经设计并且已经完工的建筑。

注释：

①“履露斋”浅白地翻译的话，就是“踏着露珠的房子”，其典故要追溯到四书五经之中的周易。古代一个穷书生，十年如一日地侍奉着年老的父亲。每天早晨，他都穿着一件外套，步行到父亲的住所，等待他起床。当父亲走出来的时候，书生便连忙把已被自己捂热的外套披在父亲身上。通往他父亲房间的那条道路，每天早晨都铺满了露珠。因此，“履露斋”的含义就是一个贫穷的书生所居住的房子。